DOI:10.19789/j.1004-9398.2017.06.014

大城市郊区乡村性的商品化

——以北京市怀柔区为例

魏 晓[1,2] 王鹏飞[1]

(1. 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北京 100048; 2. 北京市顺义区第八中学,北京 101300)

摘 要

乡村性是反映乡村发展水平与乡村地域空间差异的重要指标,而农村空间的商品化既是农村要素的商品化,也是乡村性的商品化. 为此,本文以怀柔区各乡镇为研究单元,从农村地域的生态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三方面,构建其乡村性指数,在此基础上对该区的乡村性进行定量评价. 并以研究区休闲农业为例,分析了其乡村性与空间商品化之关系. 结论如下: 1) 在 2004—2014 年间,怀柔区的乡村性在不断地减弱. 因城市土地利用的利用范围扩大,区内耕地面积减少,居民用地增加,农村空间的生态基础脆弱化. 经济基础也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城市产业,由于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活动,农民纯收入增加明显,而且呈现空间差异. 2) 由于城市居民的介入,作为社会基础的农村社区也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力人口从第一产业转移到镇乡企业,农村青年劳动力流失. 这些农村基础要素的改变引起了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变化. 3) 农村空间商品化作为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手段,对研究区的乡村性产生较大影响. 农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性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关键词: 农村空间商品化,乡村性,空间分析,怀柔区.
中图分类号: K901

0 引 言

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 Halfacree [1] 认为乡村性是由农村地域的生态基础和经济基础,以及社会基础三个农村要素构成的,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关系的乡村体系. 由于区域自身条件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导致乡村性发展的差异,故可通过乡村性指数来定量评价地区乡村性的强弱. Cloke 等[2-3] 最先通过构建乡村性指数,将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乡村进行了分类; 而龙花楼等[4-5] 通过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验证了研究区域的乡村性的分类; 还有一些学者侧重于采用多种方法去测算乡村性,或对乡村性空间格局热点演变进行分析[6-11].

在全球城市化的背景下,乡村意象发生改变. 乡村从传统贫穷落后的地方,演变为城市居民向往的自然空间. 现代农村空间的生产功能降低,其消费空间作用增强,这种转变称为农村空间的商品化. Woods [12-14] 指出,农村空间商品化意指乡村的各类"商品"向市场的开放. 随着国内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大都市周边乡村出现了以农家乐和观赏及采摘农业为主要形式的消费现象. 对此现象,王鹏飞[15] 以北京市周边农村地区出现的各种非农经济活动为例进行了分析,指出农村空间的商品化是农村适应城市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性变化所带来的结果.

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变化会导致农村要素的变化,也必然会引起其乡村性的变化. 菊地俊夫[16] 在对消费农村的空间进行分析后,认为农村空间的商品化也就是农村要素(即乡村性) 的商品化. 目前,在国内乡村地理学领域对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内涵和实证研究比较少,同时也缺少对乡村性和空间商品化关系的案例分析. 为此,本文以北京市怀柔区为例,以乡镇为研究单元,分析区内生态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的空间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试图说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演变规律.

1 研究区概况

怀柔区位于北京市的东北部(图 1),北依群山、南偎平原,地貌层次鲜明,分为深山、浅山、丘陵、平原四类不同地区,属北京市的远郊区,全区由 12 个

收稿日期: 2017-02-09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 1 怀柔区位置图

数据来源: 怀柔区统计局官网

镇、2 个满族乡、284 个行政村构成,常住人口约 37 万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年)》[17]将怀柔区定位为北京市四大功能区中的生态涵养区,这个区域是北京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是保障北京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区域,同时也是北京市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其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在北京市十个远郊区中居于前列.

1.1 生态基础的变化

怀柔区地处燕山山脉南麓,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 88.7%,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降雨 700 mm. 土壤有山地棕壤、褐土、潮土、草垫土、风砂土和草垫沼泽土. 为说明怀柔区生态基础的变化,在此选择用 1990 年与 2010 年的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进行分析. 通过对 1990 和 2010 年该区遥感影像数据的解析和 ArcGIS 分析,该区的土地利用类型可分为耕地、林地、草地、居住用地、湿地共 5 种类型(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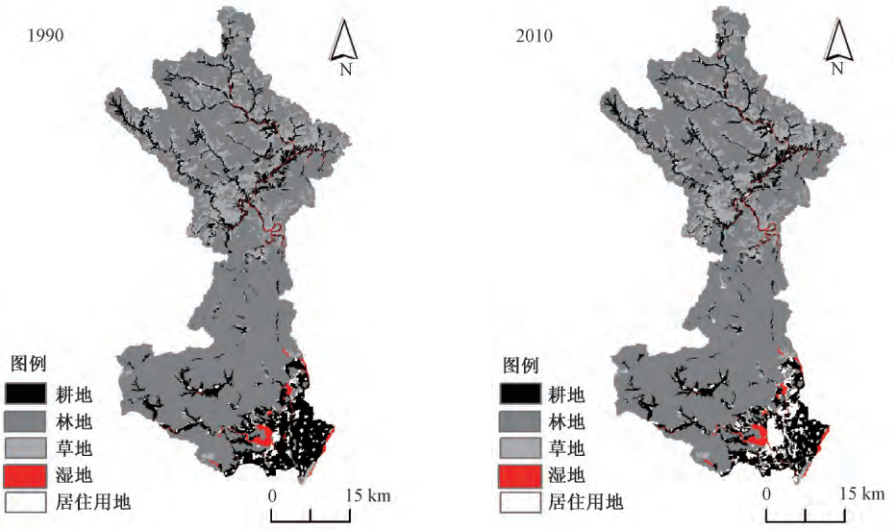


图 2 1990 年和 2010 年怀柔区土地利用类型图

数据来源: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1990 年怀柔区土地利用中,怀柔区土地总面积为 212 154 hm^2,林地面积有 143 455 hm^2,除东南部地区外,其他地区都有分布,特别是北部山区,林地覆盖率高,人口分布稀少. 由于地理及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居住在此处的农民多数以种植果树维持生计,农民生活水平低下. 农田耕地面积 31 073 hm^2,集中分布在东南部平原,西南部有零星分布,北部山区沿河谷低地分布. 而居民用地有 3 997 hm^2 仅占总面积的 1.9%,此类用地集中分布于东南部的平原地区. 到了 2010 年,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及人口增多,怀柔城区居民用地面积所占比例显著上升,耕地面积减少,其中包括怀柔城区、庙城镇、杨宋镇等东南部地区减少明显. 在山区,由于乡村旅游的兴起和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形成了沟域经济带,导致居民用地集中增加. 同时,由于积极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使林地面积有了大幅增加,该区的生态基础发生了显著变化.

1.2 经济与社会基础的变化

1.2.1 农民纯收入变化

在相关政策的引导及怀柔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响下,怀柔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也实现了持续增长. 2004 年怀柔区农民人均收入 6 534.1 元,此后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到 2014 年已达到 17 990.3 元,增长率 175%.

从怀柔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见表 1. 怀柔镇、庙城镇、北房镇、杨宋镇等位于怀柔区南部平原的乡镇,人均收入最高在 8 000 ~ 10 000 元之间. 其次为雁栖镇、怀北镇、桥梓镇,人均收入在 6 000 ~ 8 000 元之间. 位于深山区的宝山镇、喇叭沟门镇、长哨营满族乡等乡镇人均收入相对较少,人均收入不足怀柔城区的一半,收入差距较大. 随着新农村的建设,怀柔区休闲农业快速迅猛的发展,在一些具有旅游资源的山区乡镇,农民收入增加明显. 如雁栖镇、汤河口、渤海镇、宝山镇、琉璃庙等,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在短短的5 年内翻了一倍. 此外,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也为家庭增加了收入,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表 1　2004、2009 和 2014 年怀柔区各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时间	怀柔镇	雁栖镇	庙城镇	北房镇	杨宋镇	桥梓镇	怀北镇	汤河口镇	渤海镇	九渡河镇	琉璃庙镇	宝山镇	长哨营	喇叭沟门
2004 年	10 047	7 916	9 358	8 402	8 826	7 548	6 940	5 479	6 100	5 726	5 872	4 890	5 611	5 667
2009 年	15 554	13 253	15 563	13 399	13 361	12 693	14 264	10 027	10 734	9 237	10 700	10 458	9 940	10 335
2014 年	22 523	21 192	20 889	19 883	19 509	19 900	18 914	15 797	16 053	14 567	16 644	16 610	15 930	15 961

资料来源: 怀柔区统计年鉴(2005,2010,2015)

1.2.2　粮食播种面积变化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旧村改造,区内耕地面积逐渐减少,缩小了种植业发展空间. 2004、2009 和 2014 年怀柔区粮食播种面积见表 2 所示. 2004 年怀柔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共 9 851 hm^2, 集中分布在怀柔区的南部及东南部地区,其中以庙城镇、北房镇、桥梓镇、杨宋镇的粮食播种面积最多.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较低的地区主要位于怀柔中部,包括琉璃庙镇、雁栖镇、怀北镇、宝山镇与汤河口镇. 总体来看,2004 年怀柔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有一定的空间规律,即高位地区位于南部地区,较高位地区位于北部,较低位地区位于中部,最低位地区位于西南部地区. 到 2009 年,怀柔区粮食播种面积达 10 649 hm^2,较 2004 年增长了 7.49%. 2009 年怀北镇播种面积增加最为明显,主要归功于粮食作物的林间播种. 而其他各镇比 2004 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但到 2014 年,怀柔区的粮食播种面积骤降至 9 442 hm^2,其播种面积较 2009 年减少了 11.33%. 原因主要是: 1) 设施农业的快速发展. 为了有效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价值,政府在政策上向设施农业倾斜,从而使部分粮田面积转为设施农业用地,从而导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减少,其中杨宋镇减少最为明显; 2) 受北京市平原造林的影响,在南部平原地区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 例如,桥梓镇和杨宋镇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分别减少了 193 hm^2 和 32 hm^2; 3) 各项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影响了农民种植粮食作物的积极性,导致了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 此外,受拆迁和干旱的影响,农户在原有耕地上改种果树、苗木等作物,使庙城镇与怀柔镇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少了 47.8 hm^2. 总之,怀柔区粮食播种面积在 10 年间呈现出先增加再减少的变化规律,而在空间上,怀柔区南部地区由原高产区降至低产区,北部地区整体变化不大.

表 2　2004、2009 和 2014 年怀柔区各乡镇粮食播种面积　　hm^2

时间	怀柔镇	雁栖镇	庙城镇	北房镇	杨宋镇	桥梓镇	怀北镇	汤河口镇	渤海镇	九渡河镇	琉璃庙镇	宝山镇	长哨营	喇叭沟门
2004 年	627	400	799	1 202	775	1 174	411	567	569	599	565	708	833	622
2009 年	753	275	651	1 688	1 437	1 311	463	626	479	560	392	610	847	557
2014 年	540	157	489	1 800	1 020	1 090	393	615	438	500	372	640	824	565

资料来源: 怀柔区统计年鉴(2005,2010,2015)

1.2.3　镇乡企业的变化

2004、2009 和 2014 年怀柔镇乡企业数见表 3. 2004 年怀柔区镇乡企业数仅为 1 079 个,到 2014 年增加了一倍多. 此外,镇乡企业的分布特征为边缘较多,中间偏弱,并呈现出集中连片、南北分散的趋势. 镇乡企业数量的变化,同样反映出区内从业人员的变化. 由于北京政府对怀柔区生态涵养区的定位,以及对怀柔区旅游业的政策扶持. 一些相关企业纷纷在怀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柔山区自身具有旅游资源的村庄落户,在开发旅游产品的同时,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例如,位于怀柔区慕田峪长城景区的慕田峪村,现被称为“国际文化村”. 因为有外籍友人在此生活并在村里开办了西式餐厅、校园艺术工作室、文化咨询公司等企业,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工作岗位. 一些村民放弃了单一的农业生产,从事兼职工作. 还有一些村民陆续开办了农家乐,从事旅游接待,生产、生活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结果导致乡村的产业、人口和劳动结构也发生变化,改变了乡村的社会基础.

表 3 2004、2009 和 2014 年怀柔区各乡镇企业数 个

时间	怀柔镇	雁栖镇	庙城镇	北房镇	杨宋镇	桥梓镇	怀北镇	汤河口镇	渤海镇	九渡河镇	琉璃庙镇	宝山镇	长哨营	喇叭沟门
2004 年	127	23	120	238	112	90	77	16	60	104	22	22	22	46
2009 年	1 331	16	140	279	54	104	67	15	19	6	20	24	28	22
2014 年	1 975	10	261	285	86	76	63	13	18	5	2	2	11	22

资料来源: 怀柔区统计年鉴(2005,2010,2015)

1.2.4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变化

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怀柔区在 2004—2014 年期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发生了波动性变化,2004 年第一产业人数为 3.1 万人,2009 年增加到 3.8 万,到了 2014 年又减少到 3.7 万. 在 2004 年至 2009 年间,由于怀柔山区板栗,核桃等干鲜果类的规模生产,使得农户种植热情高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增加. 但 2009 年后,传统作物收益下降使得劳动力向城区转移,第一产从业人员数减少,见表 4.

表 4 2004、2009 和 2014 年怀柔区各乡镇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 人

时间	怀柔镇	雁栖镇	庙城镇	北房镇	杨宋镇	桥梓镇	怀北镇	汤河口镇	渤海镇	九渡河镇	琉璃庙镇	宝山镇	长哨营	喇叭沟门
2004 年	1 782	1 820	1 007	2 363	1 521	2 504	1 705	1 890	3 979	4 750	1 917	1 998	2 685	1 190
2009 年	2 386	1 596	1 407	2 571	3 004	2 719	2 095	2 484	4 450	5 360	2 267	2 660	2 893	1 882
2014 年	2 401	1 120	1 288	2 620	2 388	2 612	1 749	2 871	4 267	5 259	1 931	3 214	2 615	2 361

资料来源: 怀柔区统计年鉴(2005,2010,2015)

从空间上来看,怀柔区南部地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变化不大,其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渤海镇、九渡河镇、桥梓镇、北房镇等地区,这些地区农业资源丰富,板栗、核桃等干果类的生产较为集中. 在 2004 年九渡河镇和渤海镇为怀柔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较多的镇域,北部喇叭沟门满族乡、宝山镇、汤河口镇、长哨营满族乡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则处在第二级别,其余各镇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则相对较低. 北部山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分布不均,在喇叭沟门满族乡、宝山镇、汤河口镇、长哨营满族乡中,长哨营满族乡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到 35%. 在 2009 年全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 2004 年呈上升趋势,但整体上空间分布变化不大,每个乡镇从业人员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总体上增长了 25.8%. 这表明,在 2004—2009 年间,怀柔区外出务工或者选择其他产业工作较少. 到 2014 年,怀柔区从业人员总数开始下降,但是九渡河镇和渤海镇从业人员还是维持在较高水准,说明减少的人员主要来自于其他乡镇. 北部山区乡镇从业人员的空间分布比较均匀,而长哨营满族乡所占比例降至 24%. 这期间人员的降低说明开始有更多的人员选择外出务工,而第一产业劳动人员也趋向老龄化.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数据资料来源于北京市统计局怀柔分局编制的 2003—2015 年《北京市怀柔区统计年鉴》、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怀柔分局编制的 2006—2020 年《北京市怀柔区土地利用规划,分析尺度为怀柔区 12 个镇、2 个满族乡、284 个行政村.

2.2 研究方法

2.2.1 乡村性指数

乡村是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包含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同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村也在发生动态变化. 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线愈加难以界定. 考察一定空间地域中乡村性质的强弱更有可比性. 每个地区都可被看成是城市性和乡村性的统一体,某地城市性弱则乡村性则强,城市性强则乡村性弱. 为了客观反映怀柔区乡村的变化,本文参照张小林[18]乡村性指数进行定量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说明,其计算公式如下:

$$RI^i = 1 - UI^i, \quad (1)$$

$$UI^i = \sum_{i=1}^{n} W_i S_{ij} \text{(其中 } \sum_{i=1}^{n} W_i = 1), \quad (2)$$

式中: RI^i 表示怀柔区第 i 年份的乡村性指数; UI^i 表示 i 年份怀柔区的城市性指数; S_{ij} 表示 i 年份城市性的特征比值.

为了分析乡村性的多方面状况,在建立乡村性指标体系是需要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 考虑到指标体系的可信度,本文采用熵值法来处理评价指标权重的相关计算.

2.2.2　熵值法

熵值法赋权重是计算指标权重的重要方法,该方法能克服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和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比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评估法可信度高[19]. 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 首先获得基础数据

计算权重前首先要确定评价指标,如果有 k 个指标 $X_1, X_2, X_3 \cdots X_k$,令 $X_i = \{X_1, X_2, X_3 \cdots\cdots X_k\}$,并且每个指标的基础数据资料完整.

2) 数据标准化

因不同的指标对应各自量纲和量纲单位,为了消除误差,所以首先应将评价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即指标的同度量化. 本文采用的指标同度量化处理办法如下:

$$S_{ij} = \frac{x_{ij} - \min(x_{ij})}{\max(x_{ij}) - \min(x_{ij})}, \quad (3)$$

上式计算结果记为 $S_1, S_2, S_3 \cdots S_k$.

3) 求各指标的信息熵

获得无量纲级别的标准数据后,可以根据信息熵计算公式为:

$$V_{ij} = -\ln(k)^{-1} \sum_{i=1}^{k} Q_{ij} \ln Q_{ij}, \quad (4)$$

式中: $Q_{ij} = S_{ij} \Big/ \sum_{i=1}^{k} S_{ij}$,计算各指标信息熵,当 $Q_{ij} = 0$ 时,则 $\lim_{Q_{ij} \to 0} Q_{ij} \ln Q_{ij} = 0$.

4) 确定各指标权重

评价指标的权重依据指标的信息熵来计算,其计算公式:

$$W_i = \frac{1 - V_i}{k - \sum V_i} (i = 1, 2, 3, \cdots k), \quad (5)$$

上式计算结果为 $W_1, W_2, W_3 \cdots W_k$. 表示各指标权重,指标权重的大小,反应出该指标的贡献度高低.

3　乡村性指数的变化

3.1　怀柔区乡村性评价

3.1.1　乡村性评价指标的选取

一个完整的区域是乡村和城市的统一体,乡村性强的地区则城市性就弱. 因此,以城市性为参考单元,同时根据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实用性、完备性、可行性等原则,选取能充分体现乡村整体发展特征和城市性等方面的 17 个变量作为构建评价乡村性的指标. 在参考相关文献和数据的可获取性基础上,建立由经济发展、社会基础设施和城镇化水平 3 个子系统组成的怀柔区乡村性指标体系 (表 5),其中数据取自 2004—2014 年《怀柔区统计年鉴》和《北京市统计年鉴》.

表 5　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	具体指标
城镇化水平	建成区人口,城镇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每百户拥有的移动电话数
经济发展	农民人均收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人均生活用电量、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入境旅游人次
社会基础设施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人均公路里程、人均邮电业务量、每千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数据来源: 北京市怀柔区统计年鉴(2004—2014)

3.1.2　评价结果的分析

思量到指标的正确性和获取的难易性,本文对 2004—2014 年为研究时间,对选取的 17 个评价指标赋值. 基于张小林[18] 乡村性指数公式(1) 计算城市性指数. 根据改进熵值法的计算步骤,对评价指标赋权,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出了怀柔区在 2004—2014 年间乡村性指数的变化曲线(图 7) .

从图 3 可以看出,在 2004—2014 期间,怀柔区乡村性指数大体呈下降趋势,2004—2011 年乡村性指数维持在 0. 6 以上,表现出乡村性较强. 但 2012 年之后乡村性指数下降明显,维持在 0. 3 左右. 怀柔区乡村性指数变化曲线符合城市发展客观规律. 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区内城市性不断增强,如人为修建的旅游景区的增加,以及不合理的规划,破坏了当地原汁原味的乡村原真性,使得区内乡村性不断减弱. 但由于怀柔区被定位为北京市生态涵养区,所以保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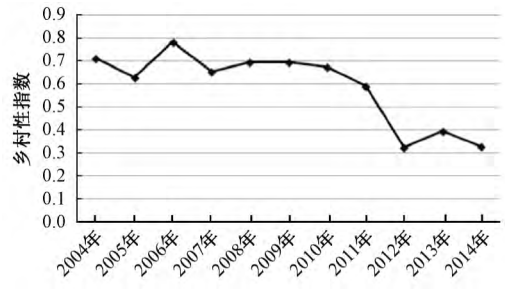


图 3 2004—2014 年度怀柔区乡村性指数变化曲线
数据来源: 北京市怀柔区统计年鉴(2004—2014),北京市农村统计年鉴(2004—2014)

护区内生态自然环境,维持其乡村性就变得尤为重要.

3.2 怀柔区各乡镇乡村性评价

3.2.1 乡村性评价指标的选取

为了从微观上说明怀柔区镇乡级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基于对怀柔区 2004—2014 年乡村性指标选取,对怀柔区各乡镇乡村性指数的评价也进行了相应年份的选取,建立由经济发展、社会基础设施和城镇化水平 3 个子系统,分别包括建成区人口,城镇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农民人均收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人均生活用电量和造林面积组成的怀柔区乡村性指标体系.

3.2.2 评价结果的分析

对选取 8 个评价指标进行赋值,计算城市性指数. 按照改进熵值法的计算步骤,对各个评价指标进行赋权(表 6),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出怀柔区 2014 年乡村性指数空间分布(图 4).

表 6 怀柔区乡村性各指标赋权表

评价指标	具体指标	权重赋值	合计
城镇化水平	建成区人口	0.11	0.32
	城镇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	0.13	
	二三产业产值比重	0.08	
经济发展	农民人均收入	0.10	0.40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0.06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0.24	
社会基础设施	人均生活用电量	0.15	0.28
	造林面积	0.13	

数据来源: 北京市怀柔区统计年鉴(2004—2014)

经计算,怀柔区 14 个镇域单元的乡村性指数均值为 0.69,标准差是 0.22,表示怀柔各乡镇的乡村性指数整体较高,同时差异较明显. 根据乡村性指数的大小,将区内乡村性划分成弱、较弱、一般、较强和强乡村性区 5 个类型. 空间分布结果如图 4 所示.



图 4 怀柔区乡村性空间分异
数据来源: 北京市怀柔区统计年鉴

从图 4 可以看出怀柔区乡村性较高的区域所占比重最大,达到 50%,较弱及以下所占比重为 36%,这说明怀柔区镇域乡村性存在两级分化现象. 从空间分布上看,乡村性较高的地区集中分布在怀柔北部山区和西南部山区. 乡村性较低的地区集中分布在怀柔东南部平原,城市化以怀柔城区为中心,向周边乡镇扩散,而乡村性的分布则由南向北逐渐增强. 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区位条件所致. 其中,以杨宋镇、桥梓镇、怀北镇、北房镇等怀柔南部地区发展最为快速,从地理位置来看,这几个镇离怀柔城区较近,从地理条件上来看,这些地区大部分位于平原地带,交通便利,有利于其发展. 而位于北部地区的宝山镇、汤河口镇、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琉璃庙镇,因属于山地,交通不便,发展空间相对较小. 根据距离衰减效应,该地区的城镇化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不断减弱. 从而维持了这些地区的乡村性,在这些地区乡村性指数也维持在较高的水准.

4 怀柔区农村空间商品化分析

在后生产主义背景下,现代农村空间发生了转变. 由传统的农业生产空间转变成具有休闲旅游、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多功能性的消费空间. 可将这种农村空间物质生产作用降低而消费功能增强的现象,称之为农村空间的商品化. 而北京市郊区已出现农村空间商品化的现象[15],体现在城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市居民主要通过乡村旅游,购买具有农村特色的农产品,以及购买第二住房等多种方式对农村资源进行消费.

作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休闲农业是推进农村空间商品化发展最直观的经济活动,休闲农业发达的地区其农村空间的商品化现象也比较明显. 因此,本文将怀柔区的休闲农业作为研究对象,以此来分析怀柔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演变(图5).



图5　2014 年怀柔区空间商品化程度的空间分异

总体来看,商品化程度强的镇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商品化程度弱的地区则较为分散. 例如,雁栖镇休闲农业总收入占全区 30.3%,是怀柔区休闲农业的主要客源地,其农村空间商品化也最为明显. 其次就是围绕其周边具有丰富旅游资源的怀北镇、渤海镇、桥梓镇等地休闲农业的收入也较高. 对于怀柔北部山区的宝山镇、汤河口镇、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琉璃庙镇以及南部平原的庙城镇、北房镇、杨宋镇等地的休闲农业发展较慢,其农村空间的商品化程度也较弱. 形成这种空间分布格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自然条件限制了山区农村的发展. 可将怀柔区各乡镇分为五种类型[20]. 第一种是城镇地域,属于该类型的只有怀柔镇. 怀柔镇以平地为主,人口密度最大,城市化水平最高,区位条件最好. 第三产业较为发达,商品化发展较强. 第二种是低山丘陵的工业与农业地域,只有雁栖镇属于该类型. 雁栖镇的自然条件由山地和平地组成,自然资源丰富,第二、第三产业最为发达. 因开展休闲农业的条件较好,形成了北京著名的虹鳟鱼一条沟,是全区乡镇商品化程度发展最好的地区. 第三种是低山丘陵果树与畜牧地域,九渡河镇、渤海镇、桥梓镇、怀北镇属于该类型. 该地域区位条件中等,是干鲜果品集中产区,每年来采摘的游客较多,村民也纷纷开始经营农家院. 农村空间商品化现象较为明显. 第四种是中低山林业畜牧业地域,北部山区的喇叭沟门满族乡、长哨营满族乡、宝山镇、汤河口镇、琉璃庙镇属于该地域. 这些乡镇的自然条件以山地为主,区位条件最差,人口密度低,农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 虽然也依托优美的自然景观开展了休闲农业,但旅游产品吸引力不强,相比其他乡镇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较慢. 最后一种类型是平原工业与农业地域,庙城镇、北房镇、杨宋镇属于该类型. 虽然这些乡镇均坐落平地,区位条件较好. 但是农业经济主要以第二产业为主,城市化水平较高. 同时缺少旅游资源,因此该地区的农村空间商品化现象不明显.

二是劳动力资本不足、自我发展能力弱是怀柔区农村空间商品化低下的主要原因[21-22]. 其中长哨营满族乡、汤河口镇是农村空间商品化最弱的地区,镇内低收入村的高中以上学历不超过 25%,教育水平低,缺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与把握,而且村中缺少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的带头人,山区村落普遍发展迟缓. 同时由于村民缺乏长远眼光,对本地特色的挖掘和保护力度不够,村落优势得不到发挥. 例如喇叭沟门满族乡按八旗体制整村改建民居,计划修建几个具有满族特色的文化新村,但由于村民的阻碍及缺少资本,现大部分停留在规划阶段,无法规模化发展民俗旅游. 同时由于村落内缺少特色产业,没有合适的就业岗位,许多年轻劳动力只能外出务工. 还有一些家庭,其收入依赖政府的补贴,看山护林等,村内劳动力也以老龄妇女为主. 由于缺乏发展规划与长远打算,结果阻碍了休闲农业的发展,农村空间商品化水平较低.

三是各种政策的实施对怀柔区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巨大. 为了帮助山区农民走上脱贫的道路,调动农户开展休闲农业的积极性,北京市政府出台了许多促进北京郊区农村发展的政策,如北京市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京政发[2010]20 号)、《关于促进设施农业发展的意见》(京政发[2008]30 号)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使得怀柔区休闲农业有了较快发展. 特别是一些具有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区位优势的镇乡,如雁栖镇、渤海镇受到政策扶持,农户的生产与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改变,增强了农村空间的商品化. 另一方面,部分政策的落实与实际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急于求成、盲目投资. 市政审批滞后,大部分资金被大公司获得,对基层的各种款项拨付不平衡[23-24]. 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怀柔区乡村的发展,进而也影响了区内农村空间商品化的推进.

5 乡村性与商品化的关系分析

乡村性是乡村区别于城市的最典型特征,也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因而保护具有当地特色的乡村意象尤为重要. 到乡村休闲的都市居民,都希望体验到"地道的"乡土文化. 有学者认为"非商品化"是个重要的指标[25]. 也有学者不认同这个观点,认为商品化会激发当地人保护传统文化的热情[26]. 国内关于乡村性与商品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分析. 如黄其新[27]指出过度商品化会导致乡村性的减弱,但缺少对案例区的实证研究以及微观尺度的空间分析. 因此,本文通过对怀柔区各乡镇的乡村性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对比分析,试图说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比图 4 和图 5 可将怀柔区 14 个乡镇的乡村性与空间商品化的强弱分为四种类型(表 7).

表 7 怀柔区各乡镇的分类表

分类类型	乡镇
商品化程度弱 - 乡村性强(6 个)	汤河口镇、九渡河镇、琉璃庙镇、宝山镇、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
商品化程度强 - 乡村性弱(4 个)	怀柔镇、雁栖镇、桥梓镇、怀北镇
商品化程度弱 - 乡村性强(3 个)	庙城镇、北房镇、杨宋镇
商品化程度强 - 乡村性强(1 个)	渤海镇

第一种类型是农村空间商品化程度弱 - 乡村性强. 该类型包括汤河口镇、九渡河镇、琉璃庙镇、宝山镇、长哨营满族乡和喇叭沟门满族乡 6 个乡镇. 这些镇乡在北部山区集聚,远离怀柔城区. 该地区与城区的联系随着距离的增加不断减弱,经济发展缓慢,从而使这些地区乡村性保持较好,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较弱. 但旅游资源丰富乡村旅游的发展潜力巨大.

第二种类型是农村空间商品化强 - 乡村性弱. 该类型包括雁栖镇、怀北镇、桥梓镇和怀柔镇 4 个镇,此种类型是怀柔区休闲农业的主要客源地. 其中以雁栖镇为主体,雁栖不夜谷以及 APEC 等多种国际会议的举办,让雁栖镇探索出充分发展沟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大批民俗户的涌现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 雁栖镇有平原区、浅山区、深山区三个地貌区,作为平原 - 山区的过渡地带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通达性高,易受城区经济辐射影响. 但随着其经济快速发展,大批工业企业入驻景区,以及缺乏对景区的科学保护,使得雁栖镇的乡村性破坏严重,原本的乡村特征逐渐消失,商业气息浓厚. 使得呈现出商品化强 - 乡村性弱的现象.

第三类是农村空间商品化弱 - 乡村性弱,这些乡镇主要集中在西南部,而且这些乡镇基本围绕在怀柔城区周围,庙城镇、北房镇、杨宋镇三镇由于位于平原地区城镇化率高,又缺少优质的旅游资源,而休闲农业主要是以蔬菜采摘为主,规模不大. 因此乡村性和农村空间商品化程度都较弱.

最后一种类型是农村空间商品化强 - 乡村性强,属于这种类型的只有渤海镇. 渤海镇由于依托着箭扣、慕田峪长城等国家级景区,休闲农业发展较好. 在 2014 年,镇内民俗户超过 400 户,休闲农业总收入仅次于雁栖镇,已形成集垂钓、娱乐、观赏、烧烤为一体的旅游特色休闲项目,农村空间商品化程度较高. 其中镇内的田仙峪村,更是被前总书记胡锦涛称赞为好地方. 由于政府有意识地保护,渤海镇的乡村性保持的较为完好,村民依旧淳朴,民风民俗在传承. 在提高村民生活质量的同时,不忘对他们进行文化素质的培训. 镇内的北沟村被评为远近闻名的文化新村. 渤海镇是农村空间商品化对乡村性起到保护的成功案例.

总之,乡村性与商品化的关系密切. 农村社区乡村性的改变定会引起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变化,即农村空间的商品化也是乡村性的商品化. 这种改变主要是通过开展休闲农业这一主要途径实现. 农村空间商品化对乡村性起到保护作用还是破坏作用,取决于当地政府、旅游经营者与村民共同的决策行为. 整体上怀柔区的乡村性还是较高,区内乡村性强的乡镇的农村空间商品化反而较低,区内乡村性偏弱的乡镇的农村空间商品化则较强,呈现出明显的反比例关系. 说明在怀柔区休闲农业的发展存在诸多问题,如对环境的破坏,缺乏科学规划及合理开发. 这些都没有体现出农村空间的商品化对乡村性的积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极作用. 农村要素的改变,引起了乡村性的改变和农村空间商品化的改变. 两者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6　结　论

乡村性是由农村地域的生态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构成的有机体系. 同时,也是构成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基本要素. 在大城市郊区,传统的农村地区不再仅仅是农业生产空间,也呈现出消费空间的功能. 农村要素与城市要素在郊区流动,乡村性是保持这种流动的核心动力.

为此,本文在构建乡村性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怀柔区乡村性的三大基础要素变化进行了分析,并论述了乡村性与农村空间商品化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 近 10 年怀柔区乡村性发生了明显变化. 在生态基础方面,生态基础变得脆弱,居民用地面积显著增加,怀柔东南部地区耕地面积减少明显; 在经济基础方面,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整体上呈持续增长,且城乡收入差距减少,农村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城市产业; 在社会基础方面,由于城市居民的介入,使得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改变,导致当地村民生产与生活方式变化. 怀柔区的乡村性在 10 年中呈现衰退的趋势.

2) 怀柔区各乡镇乡村性分布不均,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怀柔南部平原地区各乡镇的乡村性弱,但农村空间商品化强,而山区各乡镇则是乡村性强,农村空间商品化弱. 说明怀柔区的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3) 农村空间商品化作为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手段,对怀柔区的乡村性影响重大,两者之间的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但整体上怀柔区乡村性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还不成熟,除了渤海镇外,相关部门对本地特有文化、环境保护与合理开发的力度都不够,导致怀柔区大部分乡镇的乡村性与农村空间的商品化不能协调发展. 如何利用农村空间商品化去促进怀柔区乡村性基础要素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今后怀柔区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研究方向. 同时,因数据所限,对乡村性评价指标的选取不够全面,同时在论述乡村性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关系中,就其形成机制的研究还未进行充分论述,这些作为今后的课题有待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参　考　文　献

[1] Halfacree K. Locality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 space, discourse and alternative definitions of the rural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3, 9(1): 23 – 37.

[2] Cloke P. An index of rurality for England and Wales [J]. Regional Studies, 1977, 11(1): 31 – 46.

[3] Cloke P, Marsden T, Mooney P H.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M]. London: Sage, 2006: 18 – 28.

[4] 龙花楼,刘彦随,邹健.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J]. 地理学报,2009,64(4): 426 – 434.

[5] 龙花楼, 李裕瑞, 刘彦随. 中国空心化村庄演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J]. 地理学报, 2009, 64(10): 1203 – 1213.

[6] 孟欢欢,李同异,于正松,等. 安徽省乡村发展类型及乡村性空间分异研究 [J]. 经济地理,2013,33(4): 144 – 148.

[7] 周玉玉,马晓冬,赵彤. 徐州市镇域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34(6): 728 – 732.

[8] 周华,王炳君. 江苏省乡村性及乡村转型发展祸合关系研究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9): 48 – 55.

[9] 张荣天,张小林,李传武. 基于县域尺度的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演变及其机理研究 [J]. 人文地理,2013,28(2): 91 – 97.

[10] 李红波. 转型期苏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研究 [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59 – 62.

[11] Fishbein M, Ajzen I.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M].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 1975: 3 – 18.

[12] Woods M. Performing rurality and practicing rural geography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0, 34(6): 835 – 846.

[13] Woods M. Rural geography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5.

[14] Woods M. Rural geography: blurring boundaries and making connections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9, 33(6): 849 – 858.

[15] 王鹏飞. 论北京农村空间的商品化与城乡关系 [J]. 地理学报,2013,68(12): 1657 – 1667.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6] 菊地俊夫. 大都市近郊の横浜市青葉区寺家地区におけるルーラリティの商品化 [J]. 観光科学研究,2012(5):23 – 33.
[17] 北京市统计局. 北京统计年鉴(2009 中英文对照)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18] 张小林. 乡村概念辨析 [J]. 地理学报,1998(4):365 – 371.
[19] 郭显光. 熵值法及其在综合评价中的应用 [J]. 财贸研究, 2004(6):56 – 60.
[20] 杨作民. 北京山区可持续性发展研究 [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8
[21] 汪三贵. 贫困地区农业发展的资源约束 [J]. 经济地理,2012,12(3):39 – 42.
[22] 李晓秀. 山区人口发展趋势与容量探讨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1994,15(1):84 – 88.
[23] 王成新,王格芳. 我国农村新的致贫因素与根治对策 [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03,24(5):326 – 320.
[24] 胡艳霞,曹均,王富荣,等. 北京少数民族村的低收入因素及对策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5,36(5):30 – 35.
[25] 科恩. 旅游社会学纵论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127.
[26] Jafari J, Xiao H. Encyclopedia of tourism [M]. Routledge,2000.
[27] 黄其新. 乡村旅游: 商品化、真实性及文化生态发展策略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4):133 – 136.

Study on the Spatial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ity in Huairou District in Beijing City

Wei Xiao[1,2] Wang Pengfei[1]

(1. College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2. No. 8 Middle School, Shunyi District, Beijing 101300)

Abstract

Rurality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which can be reflected the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spatial difference of the rural areas. The spatial commodification in rural space is not only the rural elements, but also the rurality. In order to figure ou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urality and the spatial commodification, towns are taken as empirical study units to set up rurality indexes.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rurality in Huairou is studie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rurality indexes of Huairou have been changed from 2004 to 2014.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expansion of urban land is used, the basis of rural spatial ecological is fragile, economic base has dependented on industry more than 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 rural communities as the foundation of society are also changing because of the involvement of urban. The change of these basic elements of rural affects the rural space commercialization. The spatial commodification in rural space is an important mean of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pace, it can influence rurality deep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commodification and rurality is complicated, they are mutual influence and restraint.

Key words: spatial commodification in rural space, rurality, spatial analysis, Huairou.

作者简介 魏晓(1991 –),女,汉族,安徽宿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地理学. E-mail: 13683357856@163.com
通讯作者 王鹏飞(1964 –),男,汉族,北京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地理学. E-mail: pengfeitour@163.com.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